

WUGU ZHIJIA

巫蛊之家

云南山川河流里的几段秘史

杨杨/著 皮赢/摄

巫蛊、梦魇、猜忌与命运的纠结

奇诡、魔幻的意味与色彩，一部震撼心灵的现实主义力作

AR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CONTENTS

序：人类生活中一个个神秘的场景(海男)……001

巫蛊之家……003

我们的昆洛公路……053

一天零一夜……108

飘来飘去的那条金路……155

附录：我的写作日记……215

现在,我老了。无论怎么说,82岁已不是一个小数字了。它意味着我离坟墓越来越近了,同时也让我获得了不断返回原地、追忆时光的权利。说实话,我不得不加快追忆的速度,就像一个小男孩追逐一只漂亮蝴蝶,越来越快,越来越兴奋,越来越有激情。现在,我看到一个黑点,它正在发生变化,犹如我梦中的太阳,它时而黑得让我不可理解,时而又红得让我惊叹。很长很长时间之后,我发现那个黑点并没有背叛我,其实是我两眼昏花,沉湎于胡思乱想的愉悦中,把那个黑点或那个太阳往前拉近了,又推远了。因此,黑光与红光在摩擦和碰撞中,出人意料地点燃了我的思绪和血液,一幅幅比昨日的追忆来得更遥远的图像出现在我面前。正如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所说的那样,我们每个人的“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,由他见过、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,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、生活,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”。

那是六十多年前,我受广州某大学的派遣,带着助手苏克林,以民族考察专员的身份,对蛮烟瘴雨的云南边地进行民族人类学调查。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傣族、哈尼族、苗族、彝族,调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滇南一带。在外界人看来,这一带自古就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,似乎魑魅魍魉四处游走,瘴气毒疔萦绕山林。我刚入此地时,就感受到了弥漫在这里的诡异气氛,再加上水土不服,多次卧病不起。但是,由于生病,我更有机会接触到那里的奇风异俗,特别是养蛊这种巫术,虽然神秘莫测,令人谈“蛊”色变,但其中有许多与我的经历有关的事件和细节,值得回忆,值得研究。是啊,当一个老人沉浸在回忆之中的时候,他对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是多么向往和沉迷。一切都还那么新鲜,一切都还那么清晰。

有一天,病中的我住进了白心寨的一个傣族人家。主人是一位好客

一群红河少年出现了，河谷是他们展示才艺的大舞台，他们在水中表现出罕见的欢乐。他们一丝不挂，完美无缺。在我看来，那是这里的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想象和激情，惊艳，优雅，迷幻，像一群刚出生的水神。（元江 2007-07-12）



目的。这个成语的关键词是“蛊”，现在的一些工具书，如《辞海》等谈到“蛊”及这个成语时，都说“蛊”是传说中的动物，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，仅仅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之中。也就是说，“蛊”是子虚乌有的东西，是无法求证的。

但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在白心寨的日子，真是错综复杂，每天似乎都充满了悬念和荒诞的气息。不是吗？当我和苏克林正为达诺竭力辩护，以减轻人们对她的仇视情绪的时候，却发生了这样一件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。

一天中午，有个好事者悄悄潜伏在达诺家，趁达诺不注意的时候，从她家搬出了一个大瓦缸，里面只有一条怪物。说它像蜈蚣，它的身子比蜈蚣大，又粗又圆，皮肤上撒满了金色的花纹；说它像蛇，它的体形又有点像传说中的龙，而且龙爪正不停地向前划动，如要腾飞一般；说它像龙，那就更荒唐，一是它的躯体太小，与一条大黄鳢相差无几，二

达诺的确是个能言善道之人。她说,她没有见过蛇蛊、石头蛊、泥鳅蛊、马蜂蛊,但她见过天蛊。那是她11岁时,她姑妈把她带到一个名叫小南溪的汉族村庄,参加当年的中元节。节日期间,村里的赵家请来一个很有名的戏班子,每晚在祠堂门外唱大戏。有天晚上,她姑妈与她坐在草垛上看戏,台上有个小女子正在劝说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,要他行善,莫杀生。那个男人反驳说:你吃你的长斋素,我宰我的大白猪,早上炒吃小脊肉,晚上又炒小腰花,不管什么阎罗与梅香,你把他们叫出来,我像宰猪一样杀……那个男人的“杀”字刚出口,台下突然有个女人大喊一声,天蛊来了!这一喊非同小可,台上的演员都怔住了,唱不出声来。台下的大人则乱作一团,纷纷把自家的娃娃捂在怀里,不准孩子们出声。达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她倚在姑妈胸前,大胆地与姑妈一同偏着头,偷窥天上的秘密。只见深蓝色的天幕上,缀满了一闪一闪的小星星。在星星之间,模模糊糊地掠过一束亮光。大人们交头接耳,热烈地议论着,说天蛊来了,太可怕了,好在它从戏台上空一飞而过,没有下来伤人。第二天,村里的娃娃不分男女,衣肩上都被大人缝上了一块小红布,有的帽子上还多粘了一张画着神符的黄纸。大人们说,那是为了避邪,为了对付天蛊。

什么是天蛊呢?苏克林在我的笔记本上准确无误地写下了达诺的原话——天蛊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养的。玉帝和王母一共生了8个女儿,其中有7个是美丽的仙子,唯有一个相貌丑陋,眼睛像牛眼,身子像老虎,脚趾像狮子,披头散发,满脸黑麻子,说话粗声粗气,唾沫四溅,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恶劣的狐臭。这样的女儿,玉帝和王母当然不喜欢,加之又嫁不出去,怎么办呢?只好放她四处游走。但她每到一处,都遭到了人们的冷遇。谁愿意与一个丑陋不堪的女人来往呢?哪怕她是玉帝的女儿。玉女把这一切归罪于天,归罪于地,归罪于父母。因此,她专门豢养了一条害人的天蛊,以报复人类。每到黄昏,玉女就把她的天蛊放出去。那条天蛊能千变万化,时而化成黑云,时而化成闪电,时而化成星光,时而化成萤火,时而化成风,时而化成雨……它专门吸食孩子的精气,只要它的影

二七一十四,三七二十一,四七二十八,五七三十五,六七四十二……直到在某个七日的夜里,发现供品少了,或者乱了,那就证明玉女降临本家了。于是,全家老小,一阵欢呼,哦呦……哦呦……哦呦……玉女来我家啦!玉女来我家啦!欢庆之后,都认为天蛊不会来了。

这些文字使我极不快活。我的心境逐渐从明朗变得黯淡了。虽然苏克林记录得极其细致,几乎把达诺的每一句话都照录下来。但是,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,与我要研究的巫蛊表面上有联系,实际上相距甚远,甚至毫无关系。达诺大谈奇谈的天蛊,谁见过?谁能拿出有用的证据?

现在,我把笔记本关上,喝口茶水,慢慢进入冷静的回忆。六十多年前的事了,需要慢慢回忆。我怎么也想不起当初我是否当面问过达诺养蛇蛊之事,为什么苏克林的记录里总是关于天蛊的话题?难道达诺有意回避我的问题,用冥冥之中的天蛊来搪塞我?

哦,现在我总算彻底明白了,达诺多么害怕我们提起蛇蛊之事,那是让她遭受灭顶之灾的话题,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,她哪有胆量与我们一同揭示蛇蛊的秘密?也许是我们问的次数太多了,她回避不了的时候,就与我们大谈奇谈天蛊吧。所以苏克林的记录没有一个字涉及蛇蛊,没有一句话涉及达诺是不是蛊女的问题。

水来了,从抚仙湖而来,从星云湖而来,带来了风光,带来了水声,带来了清亮的色彩,也带来了这座城市最伟大的品质。我们知道,那是一清一浊的两个高原湖泊,千万年来,它们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水流逻辑,从星云湖经过隔河,流入抚仙湖,再经过海口河,最后流入南盘江。为此,抚仙湖面临着日趋被污染的威胁。当代玉溪人决心“治水拯湖”,他们如同获得了神灵的启示,悄然实施了一项堪称绝妙的“出流改道”工程,使两湖的流水发生了“倒流”奇观,既灌溉了良田,净化了湖水,又美化了大地。当清幽幽的湖水经过玉溪城区时,魔幻般的变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瀑布,它宽 276 米、高 13 米,大气磅礴,动人心弦,被誉为玉溪城市景观中的“神来之笔”。(玉溪 2009-06-17)

那真是个让人恐惧的女人，说话又快又狠，每个从她嘴里吐出的字，都令人害怕，除了有一种刺人的感觉外，还带有一股臭味。一眼看上去就知道，这个女人既会折磨别人，也会折磨自己。所以，年纪虽然不大，但已俨然一个老太婆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皱得像个干胡桃，身材很高，站在阳光下，仍有几丝阴森森的气息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白心寨真有琵琶鬼，那么岩稳的女人就是一个。我的感觉不会错的，岩稳的女人一定是个放蛊人。

岩稳的女人终于走出门去了。岩稳松了口气对我说，你看看，这个臭婆娘，她从不敢往晒衣服的绳子下走过，她做鬼心虚。我问为什么，岩稳说，你还不知道？琵琶鬼一从晒衣服的绳子下走过，就会现出原形。她不敢，从来不敢。如果她现出了原形就要被我们活活烧死。

我不再说话，我思忖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恐怕真有养蛊的人。

岩稳接着说，我婆娘一定是从我母亲那里学会了养蛊，传媳不传女，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。再说，我婆娘又是大儿媳，我母亲不传给她传给谁？但也许是我婆娘放蛊的技术不高，她害人不着，反而害了自己。我们白心寨有句俗话，“毛驴要用汉话管”。汉人有专门治蛊的巫师，比我们傣人的厉害。那些被我婆娘放蛊害过的人家，就从外地请来汉人，用苦柳叶、桃叶、蓖麻叶煮蛊，用竹梢打蛊，用纸马烧蛊。我婆娘有一次被汉人整治，夜里横竖睡不着，看她就像被火烧一样，烦躁不安，浑身瘙痒，嘴里叽里咕噜地骂人，还乱砸东西。第二天，她大病一场，吃什么药也不管用。这还不算，十多年前，有一次，我婆娘放蛊害死了一个娃娃，那家人就请来几个汉人巫师，又念又唱，又烧又打，把我婆娘整治了三天，还悄悄派人在我家的房门上，钉了一颗三寸长的铁钉。你知道吗，无论哪种蛊都害怕锋利的铁器，那颗铁钉如同钉在我家的脑门上，日子一久，被火烟熏黑了，我们就再也不能发现。从此以后，我婆娘养的蛇蛊就无法放出去了，害人终害己，那些放不出去的蛇蛊只好吃我家的娃娃。所以，我家的娃娃，生一个死一个，已经死了9个啦。

我问，岩稳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有人在你家门头上钉了一颗铁钉呢？

杀方式,让我心平气和地死去。但当我一看到那个孩子,就有一种被一束阳光照耀的感觉,心里顿时生机盎然。

苏克林把我视为敌人、妖魔。他说他一定要用他的知识和力量来战胜我的巫术。他遍访了当时北平最有名的老中医,使用了几十种解蛊秘方。那些秘方有时有效,有时无效。他也随之时而高兴得手舞足蹈,时而绝望得痛不欲生。由于服药过多,他中气亏损,元气大伤,精神萎靡,有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头。看着那样的光景,我忍不住规劝他说,我既不会养蛊、放蛊,更不会如此对待你,我怎么忍心让你生病,让你疼痛?苏克林当然不听我的劝告,他说,若不是当年我在他身上放了蛊虫,他怎么会鬼迷心窍?回到广州后,茶不思,饭不想,一心只想着找我呢?苏克林还说,那时,他已中蛊了,被我迷倒,跌入了爱的旋涡中,难以脱身。所以他在心智迷乱中辍职来到昆明,把我接到北平,并迫不及待地与我结婚。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的话,仍然一意孤行地藏身广州,那么我就会让他身上的蛊虫发作,轻时七孔流血,重时暴毙身亡。我骂他胡说八道,他就打我,旧伤仍在,新伤又来。我无法说服他,只好顺其自然,让他疯疯癫癫地到处寻医问药。

后来,有位朋友介绍他到一座寺庙里,找到一个非常高明的法师。据说那位法师是个治蛊高手,法术很凶,只要他一念咒,放蛊者必死无疑。苏克林不太相信,说他是北平的大学教授,谈医、谈药、谈天文地理、谈心理暗示、谈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可以,但不能与他谈骗术。那位法师就当场表演给他看,叫小徒弟抓来一只雄威耀武的小公鸡,放在坛上。法师开始念咒。几分钟之后,小公鸡已奄奄一息,如同死了一般。在事实面前,苏克林不得不相信法师是一位奇人、高手。于是,苏克林犹豫片刻,说只要把他胸中的蛊虫整死就行了,至于对放蛊施迷者,就不必斤斤计较了。法师于是为他念咒,他的身子立即轻松了许多。法师继续为他念咒,他感到胸膛里的蛊虫慢慢消失了,肚子也不痛了。这一切都是苏克林的那位朋友告诉我的。

从此以后，苏克林对我不再疑神疑鬼的了，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我说，快交出养蛊之术和制作“媚药”的秘方吧！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，可以开发利用，用于战争或制裁坏人。我说，我根本没有那种东西，即使我母亲在世时能养蛊放药，但她也没传授给我。苏克林说，我知道，由于你们的民族特性就是愚昧成性，顽固不化，决不会轻易对外族人说出你们的秘方。不说也罢，我自己去发掘，去研究。

苏克林不再管我们母子二人的生活，一心一意去研究他的巫蛊之术和“媚药”秘方。他说，他曾经在我身上试验过他研究出来的第一代迷药，竟然使我心意迷乱，只会望着他痴笑。我问他用什么东西配方，他不说话。但是，有一天，他突然对我说他研究的那种迷药已出第二代产品了；因此第一代迷药的配方可以向我公布了。他递给我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老鼠的睾丸、母猪的经血、鸽子的肺、两棵交叉在一起的树皮等等。为了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不但失业了，而且还把我家的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。我和孩子贫病交加，度日如年。最后，我不得不悄悄离开苏克林，到一个富贵人家当保姆。没过多久，我的孩子就饿死在苏克林手里。我听到那个消息后，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好在不久之后，北平和平解放了，人民政府把苏克林送进了精神病院，我则当了一名纺织工人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。我曾几次到精神病院看望苏克林，但他的病情已经完全恶化，失去了记忆，失去了理智，完全变成了一个痴人。后来，我就没有再看他的欲望了。一年之后，我接到医院的通知，说苏克林病死了。

姜教授，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太悲惨了？在纺织厂里，我平静地生活了两三年。后来，我发现，仍然有人背后议论我的身世，说我是个来自云南蛮荒之地的蛊女，可怕极了，曾迷惑了一个大学教授，让那个大学教授发疯发狂，直至病死，同时还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我感到每天的空气是那样紧张，几乎没人与我说话，我孤苦伶仃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灵魂，感受不到生活的真正滋味。姜教授，我认为，巫蛊固然可怕，但迷信巫蛊的人更加可怕。您说对不对？我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生活在北京郊区的一

个疗养院里。我最怕见人，别人也怕见我。在许多人的眼里，我依然是云南的一个琵琶鬼。

姜教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。只有您同情我们一家人的遭遇，现在仍在为我们喊冤叫屈，为我们呐喊奔走。但是，说实话，我还能活几天？我何时才能过上平静的生活？不说了。最后，祝姜教授健康长寿！

玉 腊

2005年4月17日



这是一群越南人，他们跑到中国的边境上来经商，用这种三轮车把他们的木制家具拉过来，又把中国的瓷砖、瓷器、饮料、蔬菜等等拉过去。他们干得很辛苦，很卖力，据说也很赚钱。但奇怪的是，不管我们怎么打量他们，也没看出他们哪里像我们的“同志加兄弟”。（河口 2008-11-30）

这些“神灵”似乎很温暖，全身都被信徒们披上了一条又一条红布，几乎只露出了两眼。当地人把这种行为称之为“挂红”，意思是向“神灵们”讨个吉利。“神灵们”端端正正地坐在神台上，一直等待着人们去祈求。也许等了好长时间，才见我们走了进去，于是我们为伟大、慈祥、宽广的神灵们，拍了这样一张“全家福”。（曲陀关 2008-04-14）



八

我看了玉腊的来信之后,立即叫我儿子按照信封上的地址,尽快给玉腊发一份电报,汇一笔路费,叫她立即乘飞机赶到广州。我儿子说,爸爸,你忘了?那个名叫玉腊的女人也该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了,她有可能来广州看您吗?我说,发了电报,汇了路费再说。我的语气非常生硬,我儿子只得照办。他走了。

现在,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感到写字困难,呼吸急促,我恐怕再也见不到玉腊了,她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?说实话,我还想借助玉腊的力量继续研究云南巫蛊,还想叩问这个时代为何还有巫蛊生存的土壤。但我的大脑越来越混乱了,我已处于弥留之际,我恐怕也是中蛊了吧?大脑里塞满了梦想。



尽心力才找到了那块骨头。我把那块骨头用一种非常坚韧的草筋，拴在我的脊背上，然后艰难地爬出沟壑，继续前进。

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，我感到饥饿难忍，就在一块草地上歇息。我抬头一看，眼前的树上正好吊着一个大大的蚁巢，那就是我的粮食。我迅速爬上大树，把那个大蚁包摘下来，撕破那些裹在上面的树叶，黄蚂蚁顿时吓得四处逃散。我则跑到远远的地方，等待黄蚂蚁们一群一群地消失在草丛深处。随后，我走过去，把那些残余在蚁包里的黄蚂蚁清理干净，抓起一大把又白又软的蚁卵就吃。那种感觉美极了，蚁卵在我的嘴里吧吧地响，同时释放出一股鲜甜芳香的气息。美餐之后，我又找到一股清泉，猛喝几口，然后洗洗脸，洗洗头，洗洗脚。我正打算躺在草地上休息一会儿时，隐隐约约听见了狗叫声，接着又听到了一声枪响。之后，似乎沉寂了二十多分钟。此时此刻，我的感官已完全停止运行，如同失去了功能。一直等到我再次听清有人在呼喊我时，我的感官才告诉我，真是有人来寻我了，他们正呼叫着我的名字……杨大宝……杨大宝……那声音多么引人入胜。我紧紧地握住尼郎人的骨头，向那声音走去。

不久，我就见到了我的队长张华山，见到了我的队友李民栋、宋学良、海土改、海马、何兵兵、杨胜等等，还有一大批我叫不出名字的人，总共不下 100 人。

我以为他们会热情地对待我，就像对待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那样，把我找回家，给我衣穿，给我饭吃，教训我一顿就了结。可是，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。事实上，当他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是正常的，他们都露出凶恶的目光，好像我是一个杀人犯，杀了他们的母亲似的。当然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为了寻找我，已弄得疲惫不堪。他们也许是在寻找我的过程中积压下来的委屈和不满，一下发泄在我身上。他们毫不留情地把我打倒在地，用脚踏了几十下。而且边踏边骂：你是个可耻的逃兵，丢尽了我们的筑路工人的脸。张华山说，把他捆起来。接到命令后，几个民工冲了上来，就要绑我。这个时候，我手里还拿着尼郎人的骨头，

毛所长再次示意他不要插话。张华山又再次点点头。这时,那个看起来有经验的老同志抬起头来看看我,好像要说话,但终于没有说出口。我也大胆地望了老同志一眼,我希望他开口说话。

毛所长问,尼郎人是你杀死的?

我回答,不是。尼郎人是被蚊子咬死的。

毛所长说,你撒谎,蚊子能咬死人吗?

我回答,能,那种蚊子有麻雀一样大。

毛所长问,谁见过?

张华山说,是,森林里是有这种蚊子。

我回答,我打死了一只,真的有麻雀一样大。

毛所长问,你吃过尼郎人的肉吗?

我回答,没有,我胆小如鼠,怎么敢吃人肉呢?

毛所长问,你不敢吃人肉,那你拿着尼郎人的骨头干什么?

我回答,不干什么。反正我说不清,糊里糊涂地拿回来了。

毛所长问,这么说,你没有杀人?

我回答,是,没有,我绝对不敢杀人。

毛所长停止问话。他再次走到我面前,看了我一眼,又回到他的座位上。那个有经验的老同志也停下笔来,望望我,望望毛所长,望望张华山。

毛所长对张华山说,我问完了,你接着问吧!

张华山说,看来,杨大宝是个大孝子。

毛所长说,这个案子说简单也简单,说复杂也复杂。

张华山问,杨大宝,你说的全是实话吗?

我回答,是,我不会说假话。

张华山问,你饿的时候吃什么?

我回答,吃野果、野菜,还有蚂蚁蛋。

张华山问,你迷路的时候,是否想回来?

我回答,想。

张华山说,是啊,回来多好。有我们在这里,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以后,你胆子要大,好好干工作,死不了的。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怕,我们不就逃完死光了吗?

那个有经验的老同志终于开口了。他说,看来筑路工人真苦啊!

我高兴极了,他果然是个有经验的老同志,一开口就说好话。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,就再也不开口了。我等待了好长时间,直至最后绝望了。

他们在我面前磨磨蹭蹭,说这说那,有的与我有关,有的与我无关。比如说,他们谈到如何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,就好像与我有关。他们似乎还议论过粮食、进度、雨季等等杂乱无章的东西,那与我就毫无关系了。

最后,严总好像还与张华山交代了几句话,由于声音不大,我没有听清。我想,明天他们一定会安排我上工地,那是我最渴望得到的结果。

我再次被押进禁闭室。张华山对我说,好好反省一下,有什么问题,赶快交代。

半个小时之后,我又从禁闭室被押到办公室。

那个没有经验的毛所长继续审问我,而那个有经验的老同志仍在一边写写画画。这次提审只有他们二人在场,张华山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毛所长喝了一口茶水说,杨大宝,你放老实一点,别在装模作样了,赶快交代你逃跑的思想动机。你说你怕死,为什么怕死?你要老老实实招来,包括别人对你的影响,别人的事情,只要与你有关,也可以讲一讲,好不好?

我说,我讲讲张国庆是怎样死的。

毛所长说,可以,你讲吧。

我说,张国庆是我的同乡,我们同一天来到元江的干庄坝,参加公路建设。那个时候,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:要到干庄坝,先把老婆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干庄坝有一股瘴气,外地人一闻到就没命了。为此我每天惴惴不安,做梦都是遇到瘴气。我虽然没有老婆,但我家里有可怜的老母亲啊。我对张国庆说,要小心呢,你是有老婆的人,遇上瘴毒你就死



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，微风吹来，满街飘起了水果的馨香混合着蔬菜的清香，那简直就是这里特有的生活气息，新鲜、动人，美不胜收。（攀枝花 2007-07-20）

这些哈尼族妇女也像这里的山川河流一样，既充满天性，又不缺耐性，这种耐性常常让她们沉默，让她们在争取生存的道路上默默无闻。她们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一直重复着一种劳动，重复成了她们最大的耐性和毅力。她们把握着生活，追踪着生活，迎接着生活，创造着生活。对于这样有耐性的人，无论把她们放到何处，她们的生活都将同样伟大和迷人。（元阳 2007-07-20）

小小年纪，干起活来，与他大哥一模一样，犁了那么多田，砍了那么多柴，真了不起。他大哥一听，觉得妻子可能蒙骗了自己。于是，找到妻子，对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问。最后，妻子招架不住，承认了陷害学良的事实。他大哥为此后悔莫及，在信中反复说对不起自己的弟弟，对不起自己去世的父母。

毛所长说，接着讲。

我继续说，宋学良在工地上也很能干，多次受到表扬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坏，鼻腔奇痒，经常流血，人一天比一天消瘦。时间一长，他把鼻子揉烂了，样子不人不鬼的。当时，除了我，别人都不愿与他在了一起。有天晚上，我点亮油灯，在灯下修理我的宝贝——三弦，这是整个工地上唯一的一件乐器。宋学良好奇地把头伸过来，那时，正好风吹来，一股烟火不偏不倚地冲进了他的鼻孔。他尖叫一声之后，对我说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不要紧的。油灯当时就熄灭了，工棚内一片漆黑。我找来手电筒，叫他帮我举着，继续修理三弦。在修理过程中，我隐隐约约觉得他的鼻洞里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伸出来，又缩进去。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好几次。

我问他，你鼻子里有什么东西？他说，没有。我说，我刚才看见了，是个活着的東西。他说，那你帮我把它拿出来吧！我说，等它出来时，我拿给你看。之后，我对自己的修理工作，开始三心二意。而对他的鼻孔却百倍关注，一见那个东西出来，就用手指去掐，但统统失败了，无法掐住它。后来，我想了个办法，将计就计，就地取材，用我三弦上的丝线，打了个扣子，放在他的鼻洞口，等那个怪物一伸出，就用力往外一拉。啊，拉出来了，是一条大蚂蟥。从此，宋学良的鼻子不再发痒，鼻血也不流了，身体渐渐恢复正常。

毛所长问，还有吗？

我也问，还有什么？是大蚂蟥吗？

毛所长说，不是，我是问宋学良的故事还有吗？

我说，还有。只要你们爱听，我就一直讲下去。

毛所长说，讲吧！

我说，从宋学良的鼻子里拉出大蚂蟥的消息像风一样传进了民工们的耳朵，在许多工地上引起反响。有越来越多的人依此方法，从牛鼻子、马鼻子、猪鼻子、人鼻子里拉出了大蚂蟥。甚至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分别从自己的肛门里、阴道里拉出了大蚂蟥。经历这件事后，大蚂蟥从此像一个魔鬼，常常在我的意识里作怪，我不敢一个人到河里、树林中、草地上……因为这些地方，大蚂蟥最多。特别是树枝上，那些长约二三分、与圆珠笔芯一样粗的干蚂蟥，用屁股粘在树叶上，而整个身子却时时在空中四处探索。遇到过路的人，一旦不小心碰上它，它就立刻粘到人体上，钻进衣服里，紧紧贴在皮肉上，疯狂地吸血。吸饱之后，它的身子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钢笔胆。由于我对大蚂蟥有直接的认识，并时时想着宋学良那可怕的烂鼻子，时时刻刻提防它，因此我没有受到大蚂蟥的侵害。但我在思茅一带的时候，却遭到了一种被称为马鹿虱子的虫子的攻击。那一天中午，我正躺在一个光滑的大石头上准备休息片刻，突然，在我的肚皮上发现一只马鹿虱子，扁圆形，像臭虫，但比臭虫小得多。它